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卷之七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七

合山方中

禘祫

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臆言之。其說莫詳于鄭註。而其支離。亦莫甚于鄭註。歷代祀典。又莫不求之鄭註。此諸儒所以聚訟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玄註。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

也。註祭義祭法亦然。辯見郊記。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註。此蓋夏殷之祭名。註。祭統亦然。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註。禘當爲禴。禴即礿。王制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註。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爲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云天子先

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巳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一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於禮少日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太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先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

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 賈公彥曰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是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

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按韋玄成等曰。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以禘爲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說耳。光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博考古祫

禘典禮以聞純對言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父爲昭南鄉子爲穆北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也祫以冬十月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然張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于緯書。康成以漢禮爲周禮也。魏明帝太和六年。王肅奏曰。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荅以爲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鄭玄以爲禘者。各于其廟。

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大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于四時皆

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鄭謂禘不及毀廟、非也。孔穎達曰、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

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必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毎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

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爲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群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

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
歲再閏。天道大成也。諸侯再禘則
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
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
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祫以秋者。以
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
故祫者
合也。
按杜佑皆取鄭康成所註禮記而爲說。而康
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自鄭註既行。
而後之有國者。多　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是以諸儒
多排之。趙匡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
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來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

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禴。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

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

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强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

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偶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

差降。賈逵。劉歆。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

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僭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

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柰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

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

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傅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

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

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

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衆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楊氏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

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葢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嘆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僣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宫。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

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

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敘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

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益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祫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攷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

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强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

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烝嘗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旣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眞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

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説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亾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

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亾也。可不惜乎。漢儒既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於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禘。祫歲祫及壇墠。鄭玄謂祫大禘小。祫毀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唯毀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爲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爲尤甚。於是祫禮爲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

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祫禮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禮亦從此而紊矣馬端臨曰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藴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終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葢出于緯書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即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

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卽以祫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

士虞禮載祔祭祝文則祔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將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毁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毁

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于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群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説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説。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説。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説。皆指

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並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

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

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
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
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
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
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
以僭目之也又按趙伯循春秋纂例曰據大傳喪服
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
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春秋胡傳引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胡致堂說與此同）

朱子曰程先生謂禘兼羣廟之主恐不然故論語

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至于祫朱子分大祫時祫二圖楊氏祭禮曰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至祫祭年月經無其文鄭康成云三年而祫五年而禘徐邈云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皆非也履按諸儒聚訟究無確論蓋禘嘗通名祫與犆別推始祖亦稱爲禘而

周實無大禘。諸儒皆未明耳。聞之老父曰。周尊大禘
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礿夏禘。爲春祠夏禴。肰孔門
述禮。則猶稱礿禘。統論治道。則祭稱禘嘗之義以四
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合祭曰祫。與一
犆一祫之禘祭而言之。則曰祫禘。儒者未覩其通。故
紛然也。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之自出。而子孫
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祖考。三年
然後一追祀。五年然後一會食者。無乃已疎乎。學記

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三年一卜禘視學學不已荒乎三年五年之說原出緯書至謂禘大祫小祫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夫祫爲禘而設禘爲主而祫爲從何爲以大小名張純以祫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考于祫禘祫嘗禴禘之故原未洞然也由今論之禘以祫爲大以禴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日天子禘諸侯祫禮無此明文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

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牲祭之各于其廟祫之合群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爲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埠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葢大禘卽祫也若曰祫外有大禘豈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大傳云不王不禘未云不王不祫春秋屢書禘亦不書

祫禘即祫明矣

魯禘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

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晏寓草曰。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王也。王伯厚羅長源承之。元許白雲言之。明何子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呂覽左傳閟宮。皆言郊言雩。或言郊廟。本文無禘字。有言禘于莊公。刺在莊也。謂禘從此始則非。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

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杞宋二王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爲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爲非禮。及禘之義。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爲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上。非止天子

事也。魯禘之非禮者，前巫後史，卜筮瞽侑之殺詘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之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即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

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牡而無騂剛。其後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則非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嚳而配稷論之。杜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又不于太

廟。故譏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曰。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譏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云歷三禘者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爲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嘗爲臣。今升閔上。故曰逆祀。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譏卿卒而繹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順祀取媚。將殺季氏而敗。襄十年宋以桑林享公。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往。至于繹祭。復陳昨日之樂。用以賓尸。而因以享公也。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非禮有

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行。故知春秋歲不勝書。○夫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也。

時祭

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玄註云。此夏殷之禮也。周禮改爲春祠夏礿。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踈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

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同于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

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

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孔穎達云皇氏謂虞夏祫祭每年爲之又云三時祫者夏秋冬或一祫焉按禘祫志云祫於夏於秋於冬則夏商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

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

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

廟于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

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及于巳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代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張橫渠曰。天子七廟。一

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群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楊氏曰。王制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但言特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于人情亦有所不安。程子曰。時祫即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此說推時祫之本意。可謂明矣。

古今釋疑卷之七終